

西法大的耕作者

——访校长贾宇教授



名师苑
(之八)

贾宇,男,汉族,1963年生,青海省贵德县人,中共党员,1986年6月参加工作,武汉大学刑法学研究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我校校长、党委书记。1996年获司法部“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优秀教师”荣誉称号;2003年被评为陕西省首届“教学名师”;2007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主要著作有:《国际刑法学》(独著)、《罪与刑的思辨》(独著)、《死刑研究》(主编)、《中国刑法》(主编)、《刑法学》(主编)、《国际司法协助理论与实务》(副主编)、《遗传与犯罪》(合译)等,他对于死刑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分析,在国内较早对死刑制度改革发表了系统的理论见解和实践主张(1995年),并长期积极致力于推动该领域的变革。

16岁踏入高等学府,22岁执鞭授教,带着西北人的敦厚朴实,带着法学教授的儒雅博识,贾宇老师将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让我们在聆听中汲取养分。

严谨治学爱人如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有一段艰难的岁月,贾老师像所有来自农村的学生一样

正含义,马老对待学问的严谨和视学生为儿女的生活态度等都在他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如今自己为人师,贾老师也一样对处在美好年华里的学生寄予厚望,时常教导学生们树立人生目标,克服并调整自己。他说多数人很难做到为达目标而坚定的做准备,故一旦自己找准路径,就要义无反顾不受他人影响的抓紧时间 and 机遇。他希望学生能够认真、倾尽全力地去做一件事,他也希望学生能够快乐的生活和学习。他说:“我心目中的好学生是心态积极、生活幸福、知足常乐的。”



贾老师倡导“精读精学”,即在学习过程中不重复做无用功,要“局部开发”——调动各方面能力,通过查资料等方式把问题吃透后加以拓展;他说读书需读精品,汲取有用之书的营养用以构筑人生观。另外,贾老师还强调要经常针对某个小问题或想法构思短篇文章以拓宽思维,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习方法上他则提倡“秘书学习路线”——“我是某某的秘书,就要像某某一样思考问题”,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步会使自己进步更快。

闲暇之余贾老师会叫学生们一起吃顿饭,他会细心地问“宿舍住了几个外省的同学啊?”“在这儿生活还习惯么?”等家常问题,和同学们谈天说地畅所欲言。这时你会感觉他不是校长,不是老师,这时的他,就像父

在烦扰与快乐中寻找自我

有人说这个世界并非是非黑白,很多人很多事也并非一两句话,三两种观点就能概括透彻。张汤因为酷吏,也是一代廉臣;曹操虽然凶险,仍是一代文豪;王安石的改革虽不成功,站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上看来,却是极具现代商业化的经济思想;处在“中国向来以统一为常态,分裂为变态”的历史发展中,五代十国虽在政治和地域上呈分裂状态,谁又否认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不是统一的呢?同样,人的一生也并非除了痛苦就是快乐,很多时候我们处在说不清楚不明的状态中,因为生活常常是痛苦与快乐相伴,贾老师也不例外。

他并非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传奇与一帆风顺,他和我们一样有烦恼与忧愁。坐在桌子旁边,又随手拿起手边厚厚的一本《顾准论》,语重心长的说道:“我现在非常忙,每天都有很多行政事务要处理,像这样十几万字的书本,没有半个月是读不实的。”人没有时间读书,在内心对自己的评价就会下降。没时间研究,自己就会很郁闷。”可毕竟他同时也是一校之长,也要为学生、为学校去操心诸多事宜,他烦恼自己没时间研究,却仍然为学校和学生尽心尽力。

亲,将那些繁杂的政务和烦心事统统抛诸脑后,和“儿女们”齐聚一堂来尽情享受难得的一刻。这样的情谊,是终生的师生情。

身为校长师者心

或许是受父亲影响,他一直想当老师;或许是受导师们熏陶,他一心想做学者。最终他跟随着自己的脚步随着自己的心,走上了教育之路,开始漫长的教学生涯。

1985至1987级的学生是他所带最早、也是令他最为印象深刻的几批学生,到现在都还记得学生的名字,保持着密切联系。早期的教学中,课外他经常和学生们一起交流,如朋友般和谐融洽。远方的学生在小长假期间早已习惯了到他家去一起做饭,他不时也会去学生公寓彻夜畅谈,谈人生聊未来,这些都是深深的烙在心底的记忆。

教书生涯给了贾老师极大的快乐和满足。他在教授中使学生成长,也在教学中完善自我。“我特别喜欢和学生的交流,这使我轻松、欢喜、有成就感”,他开心地说。现在

在贾老师看来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学校将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作为主体地位,也尽一切努力将学生引导到这个目标上,于是就努力联系老校友每年返校给学生做讲座,大力提倡“立格联盟”走向国外,为学生们争取更多的国际文化交流机会;请社会上具有资深经验的学者、法院检察院人员在校内开办讲座,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建立本科生导师制,促进师生之间的美好交流……

近几年,贾校长为我们学校明确了“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的育人理念,并在这一片西法大的土地里践行着,在自己的快乐与烦恼之中奉献着。他为人师表,在课堂上传授学问,为学生拓宽发展道路。从22岁到现在,他以师长之心传道解惑,又用朋友身份呵护情谊,他将自己全部的热血洒在了西北政法大学这片热土里,几十年如一日,而这一切,还将继续……(学通社 赵倩倩)



名师易遇,人师难遇

渴望学习知识改变命运。当时国家教育部提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十年制教育体制之下,贾老师于16岁时考入西北政法学院,为此他解释道:“我16岁上大学是历史造就的,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天赋异禀。”大学是成长中最重要的阶段,这段时期中,贾老师碰到了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老师,遇到了使他成长的那些事,经历了值得思考的人生问题。

那时候学习环境比较简单,除了上课,贾老师常阅读大量书籍来完善自己,也常和老师交流想法。硕士导师周柏森老师(新中国第一代法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自愿到西北支教,新中国第一本刑法教材的编者)的耿直和对学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受益匪浅,博士导师马克昌(著名法学教授、博导,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与北京大学高铭喧老师并称“北高南马”),老师在对待学问、为人处世方面给了他深刻的教育。马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伏案写作的场景,让他感受到了“生命不息,求学不止”的真



汪世荣,男,1965年生,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法学教授,校长助理,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校法律诊所项目负责人,法律史专业硕士生导师组组长。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第八、第九届执行会长,中国法学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律史、诊所法律教育。先后主持完成了2000年司法部重点科研项目《判例与法律发展——中国司法改革研究》,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研究》,主持完成了西北政法大学和诸暨市人民政府合作研究项目《枫桥经验》与法制建设,正在承担国家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人民调解的“福岛模式”》。其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研究》于2008年6月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优秀”等级,并入选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其最终成果《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分别荣获2013年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荣获陕西省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判例研究》,荣获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6年被评为第二届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在政法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之一”,这是大部分同学对汪世荣老师的评价。带着几分好奇之心,记者联系到了汪老师。谦逊的态度,认真的神情,随和真诚的交流方式,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是记者的第一印象。

“板凳要坐十年冷”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从1984年9月至1994年7月,汪老师先后在西北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经过了法学专业本科、法律史专业硕士、博士生的学习生涯。忆起过往,汪老师认为大学本科学习的阶段尤为重要,不仅为他后来继续求学奠定了良好基础,当时政法园里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对他人格的养成也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的汪老师承担着教学、科研及学校的管理三方面工作,他坦言:“一个人要同时做好几件事,难免会产生时间、精力方面的冲突。”因此,汪老师做事格外注重效率,凡事主张分清轻重缓急。他认为,教学、科研和管理之间是相互提升、促进的关系。一个大学教师只有在自己的学科的科研上有所建树,才能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从事一定管理工作,对于更好的组织教学活动也有帮助。为了同时做好这三方面的工作,汪老师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先满足教学,再满足管理,最后满足科研。

优秀的人总是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让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出无限的价值。说起科研成果,汪老师可谓硕果累累。但他却谦逊的告诉记者:“板凳要坐十年冷”,汪老师认为要想有学术创造,就必须有埋头苦干的精神。汪老师做学术研究并不急于求成,他将许多时间花在了司法档案的整理方面,他认为只有在做完这些基础工作后,才能在某些重要的领域有所突破。实践出真知,汪老师在潜心整理司法档案的同时,尤其重视到基层进行实地调研。汪老师倡导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深入实地,进行考察,描述实践中的做法,客观反映研究对象,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评价。汪老师对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国法律史学别有一番见解,他认为这一研究领域,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但更多的是艰辛。他说:“我们要甘当小学生,有学习者的心态,才能尊重事实,作出恰当和准确的判断。研究者不是旁观者,研究者应当是参与者,是社会的建设者和学术的推动者。”只有本着知难而上的求索精神,热心学术研究,不急于求成,脚踏实地的去研究,才能回归学术研究的本色。他认为研究法律史学对于当今社会来说意义很大。“我们的法治建设,只有在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丰富的优秀法律文化传统基础之上,才能建设成现代法治。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崇尚法治的精神,也不缺少防止冤狱的经验和教训,只是我们的研究缺乏针对性。我们急需开展正面的总结”,汪老师说道。“一个人要想成器,首先需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苦”,汪老师时刻在用心诠释这句他感悟很深的格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教学中的汪老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主张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上课时,他注意观察学生的表情,注重学生的表现,充分引导学生在知识、能力、心灵方面的全面

健康成长。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力,汪老师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主动提出问题。他说:“一开始学生可能不习惯,那好,我先向学生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学生发现老师提出的问题有意义,回答这些问题对自己的学习有启发、有帮助,自然会积极主动提出好的问题,并思考如何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汪老师一直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当一名受学生欢迎、对学生有助益的教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汪老师深知需要无私奉献,不断进取,勇往直前。

除了进行科研、教学等活动,汪老师作为校长助理还协助校长主管我校研究生教育院和法律硕士教育学院。这项工作的内容包括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两个方面。其中,研究生教育是学校最高层次的学位教育,学科建设是所有工作的龙头,这让汪老师感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汪老师秉承的工作原则是尊重所分管的两个部门的领导和员工,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让他们大胆开展工作,而自己仅仅进行必要的协助和切实的配合对于学校建设方面,汪老师认为青年教师是学校的未来,也是学校事业的希望。他鼓励青年教师既要勇敢献身教育事业,也要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改革,推动学校事业的发展。他希望青年教师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对待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同时,汪老师主张在学校建设一个法律文化博物馆。他认为陕西省作为文物大省,官方和民间拥有丰富的法律文化资源,为这一项目的建设提供了条件。

汪老师待人诚恳,做事认真,历史人物中他尤其崇拜魏征。谈起魏征,汪老师直言:“他胸怀坦荡,与李世民进行关于治国安邦的讨论,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令人钦佩。”生活中的汪老师一直有散步的习惯,他坚持每天晚饭后散步一小时,人生亦如散步,每一步都要自己踏踏实实去走。

汪老师希望当代大学生能够脚踏实地,从今天做起,从自己做起,从每件具体的事情做起,千里之行积于跬步,只有认真走好每一步,为以后打下坚实的基础,成功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学通社 张梦婷)



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

在哲学的海洋里徜徉

——访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张周志教授



张周志,男,1960年生,陕西洋县人,教授,哲学博士。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组长,国家级教学专业负责人,省级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带头人,教育部哲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副会长、西安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长期坚持理论与思维方式、现代西方哲学、中西哲学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原著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在《哲学研究》、《科学哲学》(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文化中国》(加拿大)、《学术研究》、《人文杂志》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多篇先后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先后出版关于中西哲学思维方式比较研究的学术论著四部:《选择与重建: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比较与反思:当代哲学思维》、《整合与创新:现代思维方式论》、《全球化视域下的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会通》。合作《人脑信息认识》、《市场学与市场心理学新论》等多部著作。主编《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文集》、《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前沿课题研究》、《西部大开发与价值观念更新》等多部文集。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规划项目等六项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政府奖四次。2006

年被评为“陕西省师德标兵”、“西北政法大学师德标兵”。2007年被评为第三届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居于室内,谈哲思,忆往事,道信仰,娓娓不倦,一切都显得如梦境般。那个春日的下午,笔者的脑海中,深深地印刻下了一位学者谦恭温和的脸庞,这位学者名叫——张周志。

文理贯通铸学术 中西结合树哲思

1978年,是新中国科学、教育的春天,这一年张周志老师考入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之路。

年少得志,意气风发。张老师学生时期就在《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新技术革命的哲学反思”、“‘测不准关系’的认识论意义”等论文,获得全国首届青年学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在1986年全国辩证唯物论研究会年会上及“三论”与认识论理论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首次提出主客体联系的信息中介理论,被作为三大新观点之一在《国内哲学动态》等刊物上综述报道。张老师长期坚持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在陆续出版《选择与重建: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比较与反思:当代哲学思维》、《整合与创新:现代思维方式论》三部曲的基础上,形成集成之作《全球化视域下的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会通》,著作思想观点的沿革演进,生动展现了他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

张老师所研究的学问,可谓文理贯通、中西结合,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多领域。哲学就是综合智慧,故他从青年时期就下决心从“文理贯通、中西结合、古今整合的角度全方位的大学问。”

张老师博学、善思且笃行,对学术研究理性且严谨,主张学问的兼容并蓄,批判继承。他认为“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产生的氛围,因而也是体用不二的”。所以,无论是对待外来文化还是对待传统历史文化,都既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也不能教条地移植继承。“既不主张西方文化中心论,

也不力主东方文化中心论,而是从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的全方位的实然性的视界,主张多元理念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欲将其提升到思维方式这一最高层面上予以阐发”,这就是张老师《现代思维方式论》中所建构的整合创新全球思维,能够既载东方儒道释思想精华,又充分彰显西方先哲智慧之伟大的缘故。

缓缓春风化甘霖 细细柳絮沐暖阳

“我就是个教书匠,踏踏实实地做好教书的工作就好。”张老师说,相对于院长,他更喜欢别人叫他老师。所以,虽终日行政事务缠身,偶有“会议之劳形”,但他一直坚持教学一线,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多门课程,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乐。他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有遗憾。”

“东风无一事,吹出万重花”。张老师爱才,认为师生关系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关系,老师对待学生就应该像春风一样滋润万物,纵大爱却无言。学问谈到尽兴时,爱称学生为自己的孩子,对于他的“孩子们”来说,张老师犹如春风细雨,润物无声,无微不至。

边沁曾言“一个就是一个,没有比一个大的,也没有比一个小的。”张老师有个习惯,凡是教过的学生,都记得名字;张老师有个愿望,希望通过努力,把自己的

学生引领到更为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所以他鼓励同学们平时多读书,加强外语学习;张老师也有个担忧,“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容易失去对真理和知识追求的持久性,急功近利,使知识‘碎片化’,急于应用与创新。”面对略显浮躁的社会,张老师希望自己的学生保持本我,踏实求学。

仁立于三尺讲台,张老师气宇轩昂,谦逊儒雅,风度翩翩,妙语连珠,主张“把化知识深化为思想,使思想转化成智慧,提升智慧成为人格”学生听后更觉醍醐灌顶。带着愿望,也带着担忧,张老师言传身教,鼓励同学们厚积薄发,秉着对时代负责之心,用功读书,奋发图强。

君子常怀德 修己以敬人

以智慧育人,以德化人,泰而不骄,和而不同,故香远益清,远播四方。张老师从不吝惜自己的才华,并且在自己的一席之地将其充分奉献。他认为,协调科研教学与行政事务的关键在于一个好心态,既已担起院长的担子,就需要对学科专业做贡献,对教师的成长和学生的成才负责。故平时待行政事务严谨,注重处理事务效率,安分守己,踏实做事,敏于行而讷于言。对待学生,始终保持追求真理的旺盛热情和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逐步深入探索知识领域,开阔视野,完善方法,提高见识,精益求精。

张老师有时也如孩子般渴望假期,渴望平静的生活。因为在那样的日子里,品一杯茗茶,执一本书,或沉思、或写作,便可在茶香满溢的屋子里,平淡宁静地度过一个充实的下午,温和从容,岁月静好。

张老师待人谦和,与他相对而坐,毫无距离感。他时而感慨,时而点化,时而聊起某位哲人,信手拈来便是一句哲言,深入浅出,虽高深却不觉晦涩。张老师言语如春风,吹走心头的浮云,又如春水,融化心头的坚冰。聊至酣畅,竟不知时光流逝,转瞬即逝。

望向窗外,顿觉春意已浓。骤然醒悟,给人以春意盎然景象的,除了满园的花草,温暖煦和的春风,师者谦君子温润如玉之感也似春光般美好。(学通社 宗琛)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